



这是一份纪念美国成立二百周年献礼文学，成为1978年轰动全美的小说，出版当年就在美国十大畅销书排行榜名列前茅并连续印刷4次，全球销售突破1000万册。



Centennial

百年镇

[美] 詹姆斯·米切纳 著
张远鑫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百年镇

[美]詹姆斯·米切纳

James Michener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镇/(美)詹姆斯·米切纳著;张远鑫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10

ISBN: 7 - 228 - 07565 - 10

I. 百… II. ①米… 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485 号

责任编辑: 徐晓琳

责任校对: 谢 芳

封面设计: 点石堂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 - 2816212 2825887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00 千字

插 页: 18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ISBN: 7 - 228 - 07565 - X/I · 2675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一、大车和大象·····	021
二、大屠杀·····	087
三、牛仔们·····	127
四、狩猎的人们·····	159
五、羊臊臭·····	178
六、犯罪·····	210
七、中央甜菜厂·····	227
八、干旱的土地·····	242
九、十月赞歌·····	274
附录：	
詹姆斯·米切纳其人·····	286
詹姆斯·米切纳谈《百年镇》·····	287
美国报刊对《百年镇》的评论·····	290

1973年4月的一个早晨，在美国南部的佐治亚学院，我们的教务长里弗斯在我的教室门口出现的时候。

“纽约想请你听电话，”他说，“是《美国》杂志的一个编辑。电话在我的办公室里，没挂断。”

我们沿着走廊跑过去时，他带着明显的善意说：“这可能是很令人兴奋的呢，刘易斯。”

“更可能的是他们想查证美国历史上的某一史实。他们一向是以准确自命的。”

当我来到电话机旁时，我原来可能有的微妙感觉全部都消失了。说实在的，我的手开始出汗了。纽约的编辑们打来的电话确实是令人兴奋的。

“是刘易斯·弗纳博士吗？”一个一本正经的声音说。“是《弗吉尼亚的起源》的作者吗？”

“是啊。”

“弗纳博士，我是詹姆斯·林戈尔德，《美国》杂志的总编辑。你能在今天下午从亚特兰大乘飞机，明天早上九点到我的办公室报到吗？”我还没来得及喘气，他就接着说：“当然是由我们负担一切费用。”然后，当我因吃惊而犹豫不决时，他又说：“我想我们有件事会使你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可能要占用你从学期结束一直到圣诞节的那段时间。”

我用手掩住话筒问里弗斯教务长：“我可以乘晚班飞机到纽约去吗？”

“当然可以！”他低声说这句话时的兴奋状态并不亚于我。

我于是对着话筒说：“再请问一下你尊姓？”他答复后，我告诉他：“我一定来。”

一小时后,我就打电话告诉我妻子,安排好让希斯肯教授代我的课,接着就到雷克斯福德院长的办公室去报告,里弗斯教务长已在那里事先为我说了话,建议批准我这必要的假期。

雷克斯福德热情地向我致意。“我听说《美国》杂志要借用我们最好的历史学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自己真的一无所知,先生。”我老老实实在地回答,“他们想在明天上午跟我面谈,如果我通得过的话,他们想给我一件从学期结束一直干到圣诞节的工作。”

“你下次休假定在什么时候?”

“我打算明年春季学期在俄勒冈度假,研究西北部的移民问题。我想我对弗吉尼亚和五大湖^①的研究既然已经完成,我自然不妨……”

“把问题搞到底?对的。你干吧,你将会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许多基金会都将会寻找研究美国的过去的项目。去吧,如果他们提出的研究项目跟你的宏伟计划能对得上号的话……我们现在给你多少薪水啊”

“一学期四千元。”

“我们就这么办吧。假使他们提出的项目跟美国移民的问题无关,就回绝他们。但是如果同你的计划确实配得上,譬如,关于南、北达科他^②的问题……还有“——他讲这个词时加重了语气——”假如他们付给你四千元或者更多一些,我就准你秋季这学期不拿薪水,明年春季学期你就可以带薪水度假,前往俄勒冈。”

“太优厚了。”我说。

①美国东北部的五个大淡水湖:苏必利尔湖、密执安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②美国中部的两个州。

“我是在为我自己打算。我要是说我们的弗纳是在为《美国》杂志写篇大文章，这是不会得罪基金会的。这个，再加上你的两本书，给了你一点专家的味道。”他急切地在房间里踱着方步，然后转过身来。“那么你就去吧。如果情况不坏，在纽约给我挂个电话。”

《美国》杂志的办公室坐落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大厦北面的美洲街上。我乘电梯到达四十七层楼，被领进詹姆斯·林戈尔德的办公室，那里已有四个热切、机敏的年轻编辑在等候。林戈尔德不满四十，头发一直向前梳，就像朱利叶斯·恺撒。哈里·利兹，他的助理编辑，三十开外，穿着一件价值很贵的双线的毛衣。比尔·赖特显然是个新手。还有卡罗尔·恩德曼……唔，她可能是从卡罗来纳一个烟草农庄来的、曾经当过我的研究生的漂亮、修长的姑娘，也可能是佐治亚大学的一位靠自己钻研出来的三十三岁的助理教授。

“让我把一件事搞搞清楚，弗纳，”林戈尔德说，“《弗吉尼亚的起源》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很糟。”

“但是它两年前就出了平装本。”

“是的，在大学里广泛采用。”

“那本书我知道。现在再把你接着写的那本书告诉我。”

“《五大湖的苦难历程》。大部分是关于钢的发展的。还讲到不少关于外来移民的问题。也是靠平装本赚钱。”

“听到这些话很高兴，”林戈尔德说，“哈利，告诉他我们怎么发现他的大名的。”

“好的。”年轻的利兹说，“前些日子，我们向三十位权威发了信请他们推荐。你的著作可能并不畅销，弗纳，但是你的名声却很

大。”

“我们的打算是，弗纳教授。”林戈尔德说，“请你替我们写一篇深入研究的报告，但速度要非常快。假如你把从五月底到圣诞节的时间全部扑上去，我们肯定你会完成。不过日程紧得很，你要是迟交一天就对我们毫无用处。这样的日程你怕不怕？”

“我的工作按一年四个学期计算的。”这句话在工作的计划性和完成的准确性上的含义，他们也许懂，也许不懂。事实上，他们是懂的。

“好吧。”林戈尔德站起来，在写字台周围走来走去，然后说：“现在我们就谈具体事情了。卡罗尔？”

“弗纳教授，我们打算在一九七四年末出一期《美国》杂志的两期合刊，专门介绍美国的一个地区。我们想请你从内部深入研究这个地区，向我们提供你十分感兴趣的那些方面的详尽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目标是美国的精神……通过缩影来看。”

我抓住我坐的椅子的扶手，慢慢地呼吸着。这正是我从夏勒茨维尔大学毕业后在弗吉尼亚州曾经想干的事，也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书时在五大湖继续追逐的目标。“你们看准地方了吗？”我问。

“看准了。”林戈尔德说，“告诉他吧，哈里。”

“因为美国的动脉一直是如此重要，”利兹说，“我们一开头就决定集中精力研究一条河……交通的忙闲情况……在沿河旅行的人们。”

“我探讨过弗吉尼亚的河流。”我说。这是我去俄勒冈之前该做的工作，不过我不想显得太心急。我试探性地说：“我也许能对密苏里河作一些有独创性的研究。”

“我们想到的不是密苏里河。”利兹说。

“假使你们要搞的是阿肯色河……”

“我们对阿肯色河不感兴趣。”利兹说。

“想搞的是哪一条河？”

“普拉特河。”

“普拉特河！”我倒抽了一口凉气。“那是美国最糟糕的河了。你们听到过关于普拉特河的全部笑话吧？喝水吧，太混；开船吧，水又太浅。这是一条没用的河。”

“这正是我们选中它的原因。”利兹说。

恩德曼小姐插进来，“我们特意要避免太出名的地方，因为那太容易了。”

“我们的理由是，”林戈尔德说，“如果我们能使美国人理解普拉特河，我们就能启发他们领会这个大陆的某些意义。让别人去吹吹打打，我们将潜入这条可怜的河的核心中去。”

“我理解你们的态度。”我说，我曾经两度勘察过北普拉特河，把它同俄勒冈通道联系起来。”

利兹插嘴说：“我们想搞的是南普拉特河。”

“我的天哪！”南普拉特河是西部最糟糕的一条河，夏天最需要水的时候只有涓涓细流，在春天却波涛汹涌。“有个丹佛，”我无力地说，“但是我肯定你们不想搞大城市。不是丹佛，对吗？”

恩德曼小姐回答我的问题：“你听说过科罗拉多的百年镇吗？”

我冥思苦想，一点零零碎碎的资料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百年镇。我想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这没错吧？他们不是在一八七六年才改名的……是为了纪念科罗拉多并入联邦的吗？旧名称是什么呀？是曾特农庄吧？”

“是的。”恩德曼小姐说。

“你们知道，我对曾特农庄连一点事实都回忆不起来。先生们，我对你们的选题很不熟悉。对不起。”

“我们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才需要你。”林戈尔德说，“听着你对一个从未听到过的城镇以及对一条你轻视的河流的毫不装假的反应，我更加坚信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这三位年轻的编辑和我一起走到哈里·利兹的办公室去，我们讨论了我该怎么工作。我等课一结束就到百年镇去，跟丹佛公共图书馆建立起联系，对这个州的几所州立大学和学院的教职人员作自我介绍，搜集材料写关于百年镇的历史事实的报告，从一八四四年曾特到达时开始。我对文体不用操心。我要写的既不是博士论文，也不是长篇小说。我只是把我对百年镇以及它的外来移民的性格的深入观察提供出来。

后来，在共进一顿相当破费的午餐时，林戈尔德说：“现在来讲酬劳。你是佐治亚的一位高级教授。我不打算讨价还价。我们需要你两个学期的时间，半年的薪金。我们将给你一万八千元。”

我刚从吃惊的状态恢复过来，就说了一些话，这引起了我的第二次惊诧。我说：“林戈尔德先生，这是一笔相当慷慨的酬劳，不过要是我生了病怎么办？交不出稿子怎么办？”

“你还没告诉他吗？”他问利兹。

“没有想到。”利兹说。

“弗纳。”林戈尔德非常坦率。“这篇文章已经写好了，插图和地图也已经手画了。我们下个星期就可以付印。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证明我们的路子不错。”

这个消息使我愕然。我被雇用仅仅是为了写一个内部用的报

告,为一篇已经完成的东西提供依据。当文章发表时,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篇浅陋的劣作,就是在署名时会附上这么一句:“由佐治亚浸礼学院历史系教授刘易斯·弗纳协助写成。”我正在被人收买。

我的失望情绪一定已有所流露,因为林戈尔德安慰似地说:“我们一向是这样干的,弗纳……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们。不过我们想请一位真正有见识的人来核实这项研究。”

“我想这次会面算结束了,先生们。”我说。

这次是赖特出来挽回僵局。“我来提个建议,弗纳教授。你到百年镇去一趟。卡罗尔已经到那个地方勘察过了。她将陪你一起去,看看你的反应跟她是否一致。我们将出钱请人代你的课。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动身。如果你决定同我们合作的话,你的报告完成后,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名字自由出书。我们发表之后六个月,所有权就属于你。”

“这个主意妙极了,赖特,”林戈尔德说,“佛纳,你今天下午能乘飞机到百年镇去吗?”

“我要征求雷克斯福德院长的意见。”

“打电话给他吧。”

我生平第一次由一个侍者把电话机送到我桌上。过了一会,我就跟雷克斯福德院长通话了,不过我刚讲清楚自己是谁,林戈尔德就把电话接了过去。“雷克斯福德吗?我当然记得你。浸礼委员会,对了。我们想把你那个聪明人借用一星期。我们将出三百元给某个研究生暂时替代他。这笔交易还合算吧?”两人谈了一会后,林戈尔德就把电话再递给我。

“喂,弗纳吗?这个项目跟俄勒冈有关吗?”

“部分有关。不过我只是为提供背景材料做一些跑腿的工作。”

“它会导致一些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吗？”

“会的。这是我以后要做的工作。”

“他们付的酬劳大不大？”

“非常大。”

“接受下来吧。”

因此那天下午三点钟，恩德曼小姐和我就登上了飞往丹佛的喷气式飞机。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到达那里时是四点钟。她叫了一辆汽车，趁天还亮时我们就朝北开。西面高耸着落基山脉的崇山峻岭，东面伸展着没有树木的大草原。过了一个小时后，我见到了去西部旅行的人们很熟悉的景象，一排矮小的三角叶杨。

“那里就是普拉特河。”我说，我们驶进一条南北向的路直达河边，这是世界上最奇异的河流之一。它非常宽，也许有好几百码，但是占据那宽阔的河床的大部分是岛屿、沙洲、岩石、树桩。河里只有一点水，全部呈混浊的棕色。它的主要出产似乎就是源源不断地提供砾石，等待在岸上排列成行的大卡车把它们运走。

普拉特河对岸就是百年镇。那个牌子说明了一切：



百年鎮

科罗拉多

海拔4618 人口2618

Centennial



当我们跨过“联邦太平洋”铁路的轨道进镇时，我听到有个人在“嗨！是卡罗尔啊！”我望过去，看见一个黑人站在一家理发店前面。

“内特！”卡罗尔叫道，“今天晚上吃点墨西哥菜怎么样？”

“跟往常一样，”他也大声说，“八点吗？”

我们把车开到理发店后面，在“铁路纹章”旅馆专用的空地停了车。“我想请你住在这里，领略一下遗风古味。”我们登记时她解释说。那个地方的一切都很陈旧：气息、地毯、我的房间，但却也讨人欢喜。过去在科罗拉多州各个城镇间旅行的人，从“联邦太平洋”的火车上一下来，就在这里住宿；对一个历史学家说来，它们留下了形形色色的追忆。

七点三刻，我在走廊上跟恩德曼小姐碰头，她把我带到“草原”上——不叫草原街，就叫“草原。”

“如果你像我一样，”她说，“你一开头就要把方向搞对头。‘草原’是正南北向的。镇中心是‘草原’和‘山’的又路口。‘山’是正东

西向的。”

我们走到这个叉路口，她就说：“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西边是落基山脉，东边是奥马哈，南面是丹佛，北面是夏延。街道是南北向的，大街是东西向的。它设计得很好。”

我们拐弯向东走上“山”，经过四个街段来到一家名叫“墨西哥之花”的喧闹的餐馆。那里有个体格健壮的墨西哥人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卡罗尔向我介绍说，他名叫马诺卢·马奎斯。“我知道你会再来的。”他对恩德曼小姐说。

他领我们走到一张桌子前面。桌上铺了一块红色的格子布，还放着一张沾满油渍的菜单。今天晚上吃这里最好的菜，我请客。”

“我希望你喜欢墨西哥菜。”恩德曼小姐对我说。

“这在佐治亚可不多见。”

“我们让他尝一尝，马诺卢，”她说，“三盆菜，每样都要点。再喝点库尔斯牌啤酒。”

门开了，那个黑人走进屋，来到我们的桌子旁。恩德曼小姐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和顾问，内特·珀森。他知道那些尸体埋在哪里。”

珀森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出佐治亚，他就哈哈大笑。“这个州在我的名单上地位并不高。”

“它正在不断改进。”我向他保证。

“你对我讲过的话都得告诉他。”恩德曼小姐说，内特点了点头。

我们吃完饭后，一个瘦长的西部中年人懒洋洋地走了进来，他戴着一顶牛仔帽、扎着一条印花大手帕，还穿着有时髦的马刺的靴子。他风度翩翩地走到我们桌前，把恩德曼小姐拉起来吻她。

“西斯科!”她叫道,“我以为你在芝加哥呢。”

“星期一回来的。听说你在镇上。”

她向我介绍说,他叫西斯科·凯林德。他将一把椅子转过来,又开腿坐下,将下巴搁在椅背上。“见到你很好。”他对卡罗尔说。他显然想把恩德曼小姐单独带走。过了一会儿他就说:“车子在外面。想去兜一圈吗?”她答应了,我从此再也没看到过这个瘦骨嶙峋、放荡不羁的牛仔。

第二天早上恩德曼小姐说:“让我们去勘察吧。”她开着车子陪我兜了一圈,让我弄清方向,然后她带我到豪华的西北部去。“斯金默洪、温德尔、加勒特。这些都是大户人家。”东北部的住户就显然比较穷。她说:“这儿是曾特农庄,这个镇的发源地,这边是温德尔原来的家。关于它有一段大丑闻,你会想调查一下的。”

我们在东南部经过“墨西哥之花”时,她说:“马诺卢·马奎斯住在这里的铁路旁边,靠这一边是内特·珀森的理发店,我们昨天就是在这里进镇的。”在剩下的那个区域,西南部,是西斯科·凯林德的摇摇欲坠的屋子。”他可以买比这好得多的房子,可是他们家一直住在这里。”

这就是百年镇。恩德曼小姐接着沿“草原”驱车往北,朝怀俄明的边界直驶。我在那里见到一件令我吃惊的东西——一座尖顶完整无损的城堡。

“这是维恩福德。”她说,“我们今天所到之处,另外还有好几十万英亩,以前都是属于一位英国勋爵——怀伊的维恩福德伯爵的。是西部最大的牧牛场。不过我们接着要看到的才是你要写的史话的核心。”

她开车向东来到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荒无人烟的干旱土地上,

她在一座小山顶上停了车说：“他们发现它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片旷野。”

我在这一大片土地上看不到有人曾经居住过的任何迹象、没有房屋，没有道路，甚至连一根栏杆都没有。它既空旷，又庄严，这西部的大草原啊。恩德曼小姐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们到达那座小山顶上时，你会见到一个难忘的景象。”

她说对了。我们驱车上坡，从高处往下看，见到的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象。这是一个村子，她说叫“边界管地村”，一度繁荣过，但现在已经冷落下来了，百叶窗砰砰砰砰，窗子也被砸得凹了进去。

我们的车子在街道上慢慢行驶，街上原来耸立着商店和座教堂的地方，现在只剩下打地基的大坑作为标志，此外就是一些断垣残壁、散开的灰色木板。

除了一个高大的谷仓之外，只有两座房屋残存着：一座坚实的石筑牛舍，对面是一间比较低的石屋。这时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走到石屋门边盯住我们看。

